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

十四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孫曰尚書名君牙瀛州樂壽人貞元三年三月為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使尋遷左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十五年三月卒韓曰公正人

京師有不遇時之歎過潼關由鳳翔以書抵君牙蓋是年六月云與鳳翔一本作與西京節度使

愈再拜

一本作月日客有韓愈者再拜上書尚書閣下

布衣之士

嚴曰阮嗣奏記將濟

曰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軀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身居窮約不借勢

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

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

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

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

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

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豈一作當赫

赫乎泱泱乎孫曰泱泱武勇貞詩武夫泱泱是也○泱音光一本無泱泱乎三字功業

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

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祝曰傳驛也

周禮傳達于四方○傳音轉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

隍嚴曰隍音皇水名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然而未至於是者亦蓋有

其說云其字無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

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

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

宜也閣下之財不可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

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

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

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

至亦以千金與之亦一作一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

日遠矣樊曰先是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

客上會吏擿簿書以盜設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

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與設吏論錢

云何君牙慙遽使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金為謝故公書

甲辭云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

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金於已固

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

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以書閣

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以頌閣下之形

容矣愈也一有固字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嚴

大曆九年也皇甫湜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十二而能文建中元年也二十五

而擢第於春官嚴曰貞元八年或云退之貞元十一年

不得意去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

也一無也字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

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補注詩從來觀其師

及至此都至一字無徘徊而不能去者一作而不能速去

者進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下望見君

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

無先為容也孫曰漢鄒陽曰蟠木根柢而為萬乘器者

將涉者以佐理為先容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

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叙其

所以來之意一本重閣下其無以為狂無一作其字

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韓文二十八

三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孫曰莊子求馬於過之而不

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

匠石過之而不睨孫曰莊子匠石之伯樂遇之而不

顧然後知其非棟樑之材超逸之足也逸一作遠以

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孫曰

爾雅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瑣瑣姻婭是生于匠石之園長於伯樂

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

亦何足云爾爾字無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

夫貢士若某等比比字無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也字有然執事其



知某何如哉昔者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祝曰說文售賣

物去手也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

價增三倍漢曰燕代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一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于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見戰國策○一本作馬價三倍

某與其事頗相類一有是故始終言之爾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嚴曰即貞元九年宏辭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地之濱

大江之濱初曰說文濱水涯也詩曰有怪物焉蓋非

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孫曰介虫之有甲者四一作比其得水

文十八

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爾孫曰六尺曰尋倍尋曰常無高山大陵曠途絕

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各切

為獮獺之笑者祝曰獮亦獺屬獮獺水狗也禮記獮祭

各切蓋八九年矣一作十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

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

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五尺寧樂之若俛首

帖耳帖記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

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

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

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
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一無致字一其哀
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鳴且號之
者趙作日呼號之者一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
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
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樊曰正夫或作嚴夫書云某於足下亦先進又嘗從遊於賢博給事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和辨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即其人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嚴夫嚴夫字子耕登元和十年進士

文十八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
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舉進士於先進之門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寧可以不
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

一作比目能然

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之名

一無名之所

存誘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
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
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
意不師其辭又問曰一無問字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
無難易嚴曰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

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即聖護說珍
行震怒為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此非易也書曰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一作無難無易惟其是而已矣

一作惟其是耳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

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

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

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取之一然

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

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藏

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
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

也仲尼曰言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

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今後進之為文一作之能深探而力取之探他

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若要若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

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

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

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

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一作愈於足下泰同

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

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如何無

以為愈白
二字

荅殷侍御書

韓曰殷侍御殷侑也八公嘗薦侑有堪任御史大夫
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
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鵬則知
殷侍御為侑無疑○一本題作別銜侍御又一
作侍
郎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感
然汗出以斬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
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
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
月字或亦作日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

學士真儒歎息踖踖上子六切下資昔切愧生於中顏變

於外不復自比於前人者一作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八公

羊春秋嚴曰齊人公羊高子夏門人作春秋傳新注殷侑
注也退之薦為侑狀云兼通三傳必方曰諸經注疏

之外自有所得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

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急情因循不

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

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

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

時得休假假一假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

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

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樊曰後漢何休

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有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事成乃發墨守

鍼其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聖

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

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

孰能勤勤拳拳一作繼繼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

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一有也字其心曉然直

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樊曰有欲求公亨所注公羊春秋公

亦許之而序及有所注今皆無傳或世逸之邪其又奚詞將惟先生所以命

愈再拜

荅陳商書

集注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為侍郎典貢舉此書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而公

為國子先生時作也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

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所上一字無之字齊王好竽嚴曰事見韓非

子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

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

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

雖工其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

求齊也求一作等今舉進士於此世也一有也字求祿利行道

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肖得無與操瑟

立齊門者比與文誠工誠一作華不利於求求不得

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一作不為也故區區

之心每有來訪者來一作求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

不辭讓遂盡言一有之字惟吾子諒察愈頓首

與孟簡尚書書

樊曰孟簡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然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韓文二十八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孫曰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

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獲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一云手示披讀

數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万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一作傳愈近少奉

釋氏此傳者之妄也一無此傳者之四字潮州時補注元和十四年正月

月公謫潮州刺史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

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刀呈州郭留十數日數十

一作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孫

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无

所不觀孟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與之語雖

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不盡解要且自曾中無滯礙一無上六字以為難

得一本云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

及來袁州孫曰是歲十月公移袁州刺史留衣服為別乃人之

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禱

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真

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

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豈第君子求福不回補注詩旱傳又曰

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孫曰哀十六年左氏不為利諂

韓文十八

不為利疚不為義回疚病也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一作非

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

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

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

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

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

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

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有云今天下不之楊

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

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孫曰九法九疇之法斁敗也

書論倫攸斁斁都故切

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

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

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

燒除經書孫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素

百家語者皆詣坑殺學士孫曰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

守尉雜燒之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侯之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

除挾書之律孫曰漢惠帝四年稍求亡書招學士經

雖少得尚皆殘缺尚無十二三故學士多老死

韓文二十八

新者不見全經孫曰漢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不能

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生藏於壁中召得之亡數十篇乖隔不

合不公三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

學者無所尋逐所以以至於今泯泯也泯盡也其

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

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玉賤霸而已其大經天

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一則皆服

左衽而言侏離矣祝曰後漢南蠻傳衣裳班蘭語言侏

離侏離語不明之兒注聲或語也

○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為此

也補注張俞論曰韓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予謂揚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

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益尊苟毀文言由軻而漢與則不足謂之孔子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子言也

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

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復以微滅於是時

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

其不仁甚矣甚一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愈之

賢不及孟子補注木馬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

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證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徧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

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召

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頓下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愈

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人矣○藐莫角切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

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

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

道由愈以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

以從於邪也籍湜輩湜音植雖屢指教不知果能

不叛去否辱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

死罪死罪愈再拜補注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

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仕官傳其真與大顛

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荅呂巖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

樊曰史記魏公子无忌昭

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

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

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

茂之美意恐未磨礱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

子為書各自為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

不貫一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邪一作將

以為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其

其文十八

十三

是耳一作去非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

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

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

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

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

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

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

意者也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一無此字乃遂能

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以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

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阿曲一作效俗一作效阿曲灼灼明

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樊曰齊使人請管仲於魯於是嚴公

使束縛以與齊使使受之而退比至三疊券三浴之小白聽僕親迎之郊而與之坐問焉注以香塗身曰疊券熏一作疊聽僕

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荅渝州李方古使君書

韓曰方古正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

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言於朝也房式嘗為河南尹及卒謚曰傾軋乾度以劉闢作難發

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唯李虞仲謂不然意使君之欲辨河南事跡者此耳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狀字無慕仰風味未嘗

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迹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

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

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

是比數愈於古人而收之何幸之天也愈雖無

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

可伸之一作有言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

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

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忘去

其心期之無已一無上以報見待惟且遲之且一勿

遽止罷止一作弃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

之若命者聖也孫曰莊子德充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柰傳

曰君子俟命孫曰禮記君子居易以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

飫者祇增媿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元稹與史館韓郎中書

補注元和八年正月乙亥以愈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郎中退之足下稹前與襄州文學掾甄逢遊

善逢即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孫曰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

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孫曰濟隱青巖人服其操行約

不畋漁採訪使苗公等五人孫曰苗公名晉卿皆以狀薦凡

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孫曰天寶十年適值祿

書文十八

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

奏孫曰授濟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

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

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一載祿山反狀

潛兆慮不得脫乃偽瘖其口復隱青巖孫曰

祿山有反謀不可諫衛令齊玘誠信可託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為備至夜偽嘔血疾不能支

歸遂昇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

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

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

德義而舍之祿山亦不能致孫曰祿山使希德領行戮者李拔等二人

封刀來刀口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慶緒繼逆虜而囚濟引頸以待希德嗟歎以實病告

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床詣

元帥府至則號標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

傳至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

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仰嘆

恨不即死於其地孫曰慶緒強早濟至東京至德二

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之以媿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實應初拜礼部員

外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

世而猶褊淺選悞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

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

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

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為公

為卿世變則為蛇為豕為鏡為梟者十嘗

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

於其口於天寶蓋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

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

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皆百一焉

積嘗讀注記補注國史為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

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

逢始生之歲孫曰大曆中濟卒于襄州有子曰逢顏太師補注顏真卿崔

太傅

補注崔祐甫

皆為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

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之舊

田於襄之宜城

孫曰宜城縣楚昭王廟墮地廣九十畝濟立野其左屏居歷年六十

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饑則力耕節用以

給足親戚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

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

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

於吏職積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冤其父

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其所冤詣京師告訴

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

卷之十九

十七

馬疲言簡行孤得不為驕閭之所排訶則

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生

以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積遊願得

所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

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

且僭邪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卷元侍御書

集注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巧公筆之於史公答以此積書

見上嚴曰積字微之實錄云元和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

知制誥此書作九月五日蓋九年在史館時也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

父濟祝曰甄姓也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識安祿山必反

即詐為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

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

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

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

史氏足下以抗直歐本抗字作伉喜立事斥不得立朝

失所不自悔孫曰元和五年積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

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

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

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方一作十以標白其先人

事作白一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

四品孫曰元和八年正月以表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滋辟逢為文子掾且表其父節行與權卑同

科宜載國史詔曰存樹風節謂之立名沒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

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復危機觀逆亂之

陳允叶尋典追加命秩以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

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

道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

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

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
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餘慶相公書



韓曰時鄭相節制興元公誌孟東野墓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

謀郊挈其妻行至閬鄉暴卒郊字東野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

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

音希

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

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

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

之賴

樊曰是歲十月葬郊其費皆出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其餘財贍給其家郊無子妻鄭氏

孟氏

兄弟

孫曰郊二弟鄴郢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

所慮材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

樊曰東野之妻兄弟也

惟最

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

一作

孟氏之深友

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

孫曰宗師居母喪

在東

都今已外除經營皇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

嚴曰墓誌

云十月庚子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以餘財付其家供祀樊名宗師字紹述

營致生業必能不

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

大闕敗伏望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宣愈

再拜

與表滋相公書

孫曰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節度使帶平章事故公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今又薦於表後狀薦于朝皆見集中云

伏聞賓位尚有闕負

孫曰元和九年九月滋自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

幸蒙

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

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樊曰宗師字紹述時居母喪持服在

東都除服公薦之於滋韓曰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

孝友聰明家

故饒財身居長嫡

孫曰正元十四年九月宗師父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卒

悉推

與諸弟

孫曰宗師弟宗懿宗憲

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

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

孫曰

宗師家饒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而不答

窮究經史章通句解

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

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

通微曉事可與晤語

與一作以

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

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

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

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

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

橫棄道側而閣下篋積尚有闕少不滿之處猶

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韓曰說文云懼失氣也質涉切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韓曰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孫曰元和八年十月以公綽為御史中丞充鄂岳汚斲安黃觀察使

淮右殘孽嚴曰資治通鑑云元和九年閏八月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騷動東

畿命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以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退之與鄂州柳中丞二書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措示及則此書蓋在十年也孽歐本作賊尚守巢穴一作窟環寇

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孫曰莊子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頏胡切頡頏胡切

江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屬連也之六切

不聞有一人援桴鼓祝曰桴鼓槌也左氏右援桴而鼓陸德明釋文引字林云擊鼓柄也

○桴與抱同音浮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

作月一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

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東一旦去文就武鼓

三軍而進之三一陳師鞠旅孫曰詩征人伐鼓陳師鞠旅注去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

之牧以壯士氣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

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以公世

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

鋒行營都震候三牒受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曰行營事一

決都將聽被恩畏威遂尽力當時服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公綽

厚給之人皆感斬所乘馬以祭踈死之士祝曰踈也莊子怒

則分背相踉通俗文云小踉謂之踉蹌曰公綽所乘馬踴殺
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圍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
曰材良性驚必殺之補注柳氏叙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
為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溫公考異正引公此書證
之云乃鄂岳時事叙訓舊傳誤新史承
之亦誤○踉徒計徒兮二切一作蹄 雖古名將何以

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
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
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
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
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每武夫之顏令議者
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孫曰孫子將者人之司命不在
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

章文亦

以副見慕之徒之心歐本無之徒二字而果為國立大
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心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
頓三州之地孫曰彰義節度使管中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

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孫曰兇豎吳元濟也其父少陽死時元濟年二十二莊子云魚

相煦以濕相濡以沫○煦音認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

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

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

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孫曰

元濟叛引兵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及程丞
陽人多逃伏山谷間其為駭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

相公卿大夫勞於國議握兵之將能罷羆羆虎之

士祝曰列子帥能羆狼豹羆虎為前駭韓曰畏懦蹙蹙韓

蹙蹙足迫也上子莫肯仗艾為士卒前行者獨閤

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

行陣行戶郎切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

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

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作閉愚初

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蜀志劉恪為豫州牧

容謂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豈以為閣下真

韓公

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

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

適機宜而風彩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

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益字一作夫一眾人

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嚴曰荀子云仁人之兵所

之降莫不喜悅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

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

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一作序況此小寇安足置

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

軍士行者有羈旅別離之思居者有怨曠騷

動之憂本軍有餽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

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

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嚴曰

論淮西事宜狀首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與賊不相諳委難便前

進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

小小俘劫皆能自防識賊淺深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

備衣糧以討寇賊若今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

後易使歸農與此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

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樊曰公此議詳見閣下

以為如何儻可上聞行之可否一无計已與裴中

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樊曰憲宗元和

史中丞裴度視淮西行營觀用兵形勢還奏攻取策多合上

旨時鎮州節度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緩蔡兵遣盜盜刺

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度傷首而免議者欲罷度安二鎮上怒

曰若罷是賊計行遂拜度為相以主東兵其後討蔡不利羣

臣請罷兵獨公與度意合獻淮西事宜宰相不便公降為右

庶子十二年八月公卒從度于蔡十月執元濟淮西遂平公

綽則被讒十一年為李道古代幸甚不宣愈再拜

還矣平蔡之功不與也惜夫

荅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韓曰弘正初名只為魏博節度田季安兵馬使

季安卒子懷諫立委政家奴眾脅弘正使主軍

務於是弘正與之約圖魏博具衛澶相之地籍

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嗣立為節度使元

和七年也八年賜今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樊曰元和九年洪正拜檢校

尊體動止萬福動止一即日愈蒙恩改職

韓文九

六

古甫

傳

尚書右僕射本傳略之見李

事

樊曰按憲宗實錄元和九年公以考工郎中知制誥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

月十二日示問

嚴曰此答田弘正書言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又言頃者又蒙不以鄙薄令撰廟碑

今以碑攷之云元和八年則此書亦在八年冬矣

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

孫曰弘正子布肇驪早卒章

已曾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

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

韓曰猥并雜也鄔海切

待

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寶多項者又蒙不以文

字鄙薄令撰廟碑

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八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奉詔為弘正作先

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

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甚無緣久闕附狀一有因

問一作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

韓文十九

七

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

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

照察恨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謹因使廻

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補注李尚書名絳或作李實尚書者非是嚴曰李尚書即李絳耳絳退之同年進士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九年春罷為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潼關

防禦鎮國軍使書云乍

離闕庭則此書在十年也

日來

一作

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

孫曰元和十年

以禮部尚書李絳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

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韓曰絳與公同

年故相好如此嚴曰絳為相擢退之為太史故云於以故游從之中蒙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作

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荅所遇拜辭之

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隕涕有兒

女之感獨宿直舍樊曰八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

轉歔歔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

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

宜密以上聞不宜以踈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

口不掛時事務為深崇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

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

韓文十九

八

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荅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

韓曰長慶三年六月以八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一本題作京尹不臺

參荅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

察使帶中丞一無使字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

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

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

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洪曰按魏氏春

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上主多
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
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赦放臺參
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唐本故事須臺參下云亦是
向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聖恩以為然夫
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舊本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一无稍殊異即怪之其於

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

定制也樊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
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

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
使紳朝辭泣訴帝復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正元
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儔李紳在焉紳昧
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
感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荅丁停推巡孫曰謂巡
推官也緣府中

編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

韓文一元

九

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

止於智者孫曰荀子流丸止於
甌史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不及

自修報伏惟照察

送陸歙州參序 并詩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

刺歙州孫曰陸儔字公佐吳郡人正元十六年為祠部
員外郎十八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為劇曹會東

朝廷夙夜之賢孫曰詩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

都邑游從之良從一
作居齋咨涕洟孫曰易革卦之辭
齋咨嗟歎之聲自

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

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

月曰涕自臯曰
齊將西切

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孫曰宣歙他三州觀察使治宣

州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

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

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

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謂先一州而後天下

或一作咸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

願留者之心而泚其思也泚據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華一作美我佩之光一有兮字陸君之去兮

誰與翔翔一有兮字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

矣一作兮胡不為留為去聲我作此詩歌于達道孫曰達大道也

爾雅九達謂之達無疾其驅天子有詔黃曰是歲四月二十八日儻未至州卒于道

送子孟東野序

孫曰東野名郊正元十二年登第間四年調昇州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耳風撓之鳴

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

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

之為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

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為有其皆

有非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泚於外者也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

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一作以鳥以雷

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攸祝曰

強取也廣韻引古周書攸攘矯虔攸古奪字一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

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

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

一無咎陶禹谷或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

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

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

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

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嚴曰古者

木鐸武事振金鐸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使之振其弗信

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嚴本

楚二字嚴曰莊子疏云荒唐廣大也夫荒者大而不治唐者

免絲別名免絲无根以况言之无根也莊子著書三十三篇

其道以老聃為宗盖有意乎救道德之本至若盜跖漁父雖

若詆訾孔子然其終篇論古之道術乃自廁於諸子之列

而孔子不与焉則其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

尊吾聖人也至矣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

切臧孫辰孫曰臧武仲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

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孫曰申不害韓田駢孫曰

韓非脊到祝曰脊到在申韓前申韓稱昭侯相有書六田駢孫曰

人著書二十五篇居稷下鄒衍孫曰衍居稷下著書口佼

號入口駢○駢浦眠切鄒衍四十九篇號談天衍口佼

祝曰佼魯人商君師之鞅死入蜀著書二十
篇号尸子死因葬蜀○佼古文切又音絞

孫武嚴曰武吳人著

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

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絕

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洪曰舊本淳字作浮當從舊本其節

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

雜而無章補注章法度也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

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樊大曰子昂

蘇源明孫曰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人肅宗時官秘書少監元結李白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樊曰文章之盛二代以還無出漢唐而漢四百年司

馬相如為之唱唐二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章少所推可而每論漢唐未嘗不以二人為稱首其存而

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野一無東字其

高出魏晉晉魏一作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

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

盛邪將窮飢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

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

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嚴曰蓋為溧陽

也尉時有若不懌者然一作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

以解之

送許郢州志雍序

韓曰志雍安陸人正元九年登第十八年刺郢州時于頓節制山南郢為屬邑頓斂民方

急故韓公因志雍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

孫曰頓字九元正元十四年九月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頓音迪

累數百言其大要也

也無字言先達之士得

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

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

有矜乎位雖相求而不相遇

一作而喜

于公

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

身居方伯之尊蓄蓄不世出之材一無出字而能與卑

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

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

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孫曰事不從者謂小人

事不從不能卒言之也

之所不為也故於

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

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怕私於其

民不以實應乎府

孫曰府謂觀察府

為觀察使者怕急

於其賦而不以情信乎州

一有縣字

是刺史不安

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

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

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作既一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一作從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也有字

送竇平從事序

韓文公

韓曰竇平正元五年登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孫曰甌今温州閩今泉州皆古百越之地○越一作粵

於天文其次星紀孫曰次謂十二次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

丑吳越其星牽牛孫曰漢地理志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連山巖曰連山州西南

嶺隋文因此名州隔其陰鉅海敵其陽補注陰陽言南北也○敵

一作敲非是皆島夷卉服之民孫曰島夷卉服禹貢之文海曲謂之

島卉服草服葛越之類○比皆一作維夷一作居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

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

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一作疾瀕海之饒

瀕水崖毗賓切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作之於一如東

西州焉皇帝

臨

天下二十有二年

洪曰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至

正元十六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

孫曰正元

凡二十二年

以工部侍郎盡牧南海之民

牧一作收署從事

扶風竇平

孫曰平扶風平陵人正元五年登第

平以文辭進於是

行也

一作其

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

樊曰牟字貽周正元二年登第

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

孫曰牟為東都留守判官二時公自徐州休居于洛

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

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荅於知己不憚行於遠

也

趙云不憚我於行遠也

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

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韋文九

十五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孫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一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韓曰時公為

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節

舊本節字作正又樂

之尤也

尤一作光

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

既庶且豐且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間

暇肇置三令節

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

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八月止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止元壬午癸未間公為

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一本止云肇置令節非

詔公卿羣有司

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

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

司業武公少儀韓曰少儀大曆二年登第於是摠大學儒官三

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

時醜竿序行醜阻限切竿古馬切舊本序行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

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喪衣魏冠愉愉如

也趙本作與與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

而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樊曰按家語孔子云

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

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孫曰禮記舜作

五絃之琴樊曰史記孔子學以歌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琴於師襄子曰丘

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

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其曰宣父

操按琴操如將歸倚蘭龜山皆孔子所作也孫曰琴操者謂困厄而不失其操也賡續也優游夷愉廣

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孫曰舞雩

之壇在沂水之側嚴曰論語云風乎舞雩詠而歸今闕里宣聖廟西南一里有壇曰雩周回八十步高二丈臨沂水即俗

乎沂風乎舞雩之地也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

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樊曰按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收映皞照

照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皞或照耶○諸本或作齊皞或作齊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

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踈遠邇疑乎其上也無

之人二字一無之入也三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

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

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

詳而舉也一無詳字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

舉切一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雖舉子之

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集注襄二年年左氏

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其後范宣

子殺羊舌虎叔向虎之兄也囚之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而免之

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

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眾人之所

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人之所同惡焉激

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

言祝曰佛鬱也莊子謂已諛人則佛然作色○佛音弗有內媿之心若是者作然

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孫曰膚受者如

膚受塵垢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

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難為人

向道者向一作嚮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作焉

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一作生於私其所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孫曰論語必世而後仁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韓曰正元二年正月齊映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

章文十九

十八

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其

作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

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

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一云既至

矣一云既至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孫曰禮記儒有不累長上

不閔有司注閔病也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

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八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

者也樊曰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正元十年韓十一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

觀其親作觀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

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

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業而三禮是習樊大曰唐制

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

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為小經願先生之張之也密

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

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

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

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

矣科寧有利不利耶

送李愿歸盤谷序

樊曰正元十七年作時公年三十四脫汴徐之

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師鬱於中而見於外故

其辞如此東坡云歐陽公言晉无文章唯陶淵

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无文章惟韓退

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

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

獨步補注此序孟州濟原石本其

間異同當以石本為正文注其下

太行之陽有盤谷孫曰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盤谷

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

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

阻宅處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於一作

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

令其在外則樹旗旄孫曰旄旗類以髦牛尾注於竿首故因以為名羅弓

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謂物

各操持者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今

本作道古今而譽成盛德而入耳而不煩曲

眉豐頰清聲而使體便安也毗連切秀外而惠中飄

輕裾裾領也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

子今本作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今本作吾非

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遠望今作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

孫曰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鮮小魚起居無時惟適所安今本作與其

譽於前一作與其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

一作與其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維繫也刀

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

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

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韓曰趨趨行不進克

上七思切口將言而囁嚅祝曰楚詞喜囁嚅而妄作

下七余切處汚穢而不羞作多言非孫曰囁嚅不敢出口也○上

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

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
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
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一作維子之稼

可稼一作食盤之泉可濯可湘祝曰釋文湘其也

而公一作可遊盤之阻折也誰爭子所窈而深廓

其有容兆切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

樂且無央作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

守護兮呵禁不祥孫曰不祥謂魑魅飲且食兮

且一作則壽而康作既無不足兮奚所望音膏吾

車兮音膏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

徉韓曰徜徉徘徊也孫曰博雅云徜徉戲

唐人跋盤谷序後

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達每韜光而

自晦跡寄人世心游闕清樂人智於闕之間

信古今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原之

賢故叙而送之于闕縣大夫博陵崔俠披其

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于谷之西偏以旌

不朽云唐貞元辛闕歲建丑月渤海高從闕

字○樊曰按正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歐陽公集古錄云
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時所宗師故但云知

名士然當時迭愿者為不少而獨
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

五百家註音辯曰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